

各位法師、各位居士大德同修、各位來賓，今天既是春滿枝頭，桃李芬芳，又是春華秋實，碩果累累，今天是一個收穫的日子，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，恭請我們的導師淨空老法師做開示。

尊敬的李會長、總務李文發居士、諸位法師、諸位同學、諸位嘉賓，大家好！

今天是佛教居士林與淨宗學會共同辦的弘法人才培訓班「第五屆畢業典禮」。我看到同學們的成就感到非常的喜悅，促進我們辦學的信心。我們深深感到，佛法之不能夠在今天社會造成至善的影響，原因是佛法缺少弘法的人才。記得往年趙樸老曾經說過，佛法第一是人才，第二是人才，第三還是人才，可是人才怎麼樣去培養，這是很嚴肅的問題。早年我在八八年還是八九年，我記不清楚，我第一次到北京，訪問趙樸老，主要是去看黃念祖老居士，黃老居士一再提醒我，培育人才重要，著書重要，他要我把講經的時間減少，活動的時間減少，要加強寫作、加強培養後繼的人才。我向他老人家說，這心願我早就有，但是緣不成熟。

往年在台灣，韓館長確實發心，想辦一個小型的佛學院，由於其他的因緣，把這樁事情拆散了，始終沒有能夠做成，所以韓館長對於培養人才感覺得非常灰心。這因緣沒有想到在新加坡成就了，新加坡第一屆、第二屆，我們是試辦，嘗試在這裡辦，那時候韓館長在台北都沒有信心，是不是真的會有成就？到培訓班的特刊出來，她還沒有看到真正印出來的本子，只是把編成的底稿影印一份送給她看，她看了之後非常歡喜，告訴我這個班要辦下去，要認真努力的辦下去。同學們的成績帶給我們信心，第五屆可以說是我們得

到圓滿的信心。前面幾屆的同學，我請他們負責教導第五屆的，所以第五屆我就沒有參與，希望他們在教學當中取得經驗，教學相長，從這地方奠定信心。

我們的遠景是一座圓滿的佛教大學，這個學校絕對不是像我們一般大學裡面普通科目，沒有。我們知道現在在台灣，星雲法師辦佛教大學，聖嚴法師、曉雲法師都在辦大學，這大學是普通大學，是我們佛教人士拿錢出來辦的普通大學，裡面課程不是佛教課程。我們理想當中的大學，我們的課程是三藏十二部經論，除此之外，沒有任何東西夾雜在裡面。這是我們多年的期望，這期望現在已經有了一線曙光，也就是我最近幾個月到處奔波是為這事情。我們自己也沒有把握，辦佛學院李會長用了不少的精神，也操了不少的心，但是新加坡政府始終不讓我們成立。我們到澳洲建了個小道場，這小道場的名稱，我們希望的是澳洲政府以什麼名義容易批准，由他作主，我們不堅持，所以我們報到政府的文件，我報了三個名稱，第一個是淨宗學會，第二個是淨宗學習中心，第三個是淨宗學院，由政府給我們選一個。沒有想到它就選「淨宗學院」。它如果選到前面兩個名稱，我可以不要到澳洲去，替他們安排好就可以了，用不著我去了，但是選了淨宗學院，那要辦學校，這是一樁好事情，是我們作夢都想不到。

學院，我就想到這是我們佛教教學一線曙光，我們不完全弘揚淨宗，所以學院我讓同學們現在在規劃，訪問澳洲各個大學、各個學院，我們來做參考。我們想全面的把佛教帶動起來，將來淨宗學院裡面有十個學系，我們淨宗是一個系，華嚴宗一個系，天台宗一個系，律宗一個系，禪宗一個系，密宗一個系，小乘我們叫阿含學系，小乘本來有俱舍、成實，我把它合併稱為阿含學系。所以在初步階段我們是把整個佛法全部包括在裡面，我們希望佛教各個宗派

都有人才起來。這學系將來發展就變成學院，淨宗學院、華嚴學院、天台學院、禪學院、密學院，我準備有十個學院建一個完整的大學，裡面教學的教材都是三藏十二部經典，我們沒有其他的科目。語文，現在開始我們用英語、用華語、用越南語，澳洲的越南同修很多，越南的寺廟也很多，悟通法師他是越南人，他把漢文經典翻成越南文，用越南文來教學，那邊招收越南在家出家的同修。

我們的校園沒有辦法在新加坡建，佛菩薩給我們安排在澳洲。我們需要多大的土地？至少需要一百英畝，一英畝我們這邊算是四萬呎，一百英畝就是四百萬呎。沒有這麼大，將來就沒有法子發展，我是預定不能少於一百英畝，最好能夠有三百英畝土地，大概算呎就是一千二百多萬呎，我們要找這麼大的地方。這地方我向圖文巴市政府市長要求，市長對我非常好，我們有什麼困難事情找他幫忙，希望市政府替我找地。當然我們不會讓它贈送，我們向它買，由市政府給我們選擇一塊地，一百英畝以上。我們要在這裡建校園，我們要辦世界第一個佛教大學。

現在我們淨宗學院選了兩個副院長，他們同學在策劃這事情。悟琳法師你們認識，美國人，她將來負責英語的教學；悟通法師懂越南語，他教越南語，我請他們兩個作副院長，我還要去找一個院長，我不當院長。我替你們籌備在幕後做工作，實際的事情要讓同學們學習練習去做，我在幕後幫助。將來大學裡面，求學的學生完全是免費，免費經費從哪裡來？我想了一個辦法，領養的制度，我向全世界的佛教徒，我們一個同學一年需要多少錢，你養一個、養二個隨你便，你來領養，一個同學所有費用在裡面，一個月大概一百美金就夠了，一年就是一千二百塊美金。每年我把同學的成績寄給你，向你報告、向你匯報，你等於養一個小孩在此地，我一定把成績寄給你，同學們講經的錄像帶，我也會寄給你，你領養哪一個

，這個人就你負責。領養的人愈多，我們就可以招很多學生，這樣一來，學生所有一切費用就統統都解決掉了。

建校我只負責經費，其他什麼事情我都不管，你們再要我管事情，你對不起我。對外面一些交涉有困難的事情，我替你們解決。在澳洲從聯邦政府、州政府、地方政府、在野黨跟執政黨我都熟，這個關係夠，大家都願意幫助我。我這些關係還有海外，我在海外講經弘法多年，海外的關係都非常之好。所以我決定九月份到台灣，到台灣也是找領養的人，同時在台灣電視台去錄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四十個小時，錄一套帶子提供美國電視台去廣播，做這工作。十月份我讓悟道法師在台灣組個團到美國去訪問，日程已經定了九個淨宗學會，十一個城市，參加的台灣人數包括美國各個地方，大概將近兩百人，這是很大的團，所以我們在美國一定是包飛機。我們是把新加坡的成就、澳洲的緣分向大家做一個說明，希望大家來支持這一個事業。

我們培訓班的同學，你們接受訓練之後，只要鍥而不捨，天天在練習，將來學院建成之後，我們會聘請你們去作老師。所以華嚴班第五屆你們是以助教的身分，今天我們助教的聘書發給大家，第六屆你們就是講師。第五屆要是不願意回去，留下之後，第五屆留下的同學都是助教。我跟會長談過，我們第六屆、第七屆、第八屆是講師，第九屆我們就聘請你作副教授，第九屆、第十屆、第十一屆；到第十二屆，我們就聘請你為教授，這樣把大家身分地位不斷向上提升。

培訓班雖然政府不承認，我們澳洲的學院，政府承認，承認我們的學籍，承認我們的學位，所以將來你們同學們，我們也會用淨宗學院，聘請你們作講師、副教授、教授，能夠達到世界高等學校的地位。我們的教學還是採取小班制，所以現在建教室，我有一個

整體的規劃。我們的教室，一個教室五個學生，五個同學、一個老師、一個助教，七個人，教室都是現代化的科技設備，使大家能夠真正在那邊把身心安定下來。學院的學制，我的建議是普通班兩年，正科班三年，研究班四年，整個學成是九年，有九年的時間我們的根紮得深，根深蒂固，才能把整個佛法在全世界發揚光大，所以我們的眼光要大，心量要大，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。

諸位同學的前途，我常講是一片金色光明，只要自己自愛、自重，自愛自重這四個字，大家都聽得很熟，也都會講，裡面真正的意思太深，不是簡單事情。我們是不是真的自愛？我們舉一個例子：好吃，好吃是古今中外一切眾生的通病，好吃是愛誰？只愛舌頭，舌頭才能辨味，只愛它，腸胃不愛，為什麼？增加腸胃的工作量，一天吃三餐不夠，還要吃五餐、還要吃點心，你的腸胃過分的工作，超過它的工作量就得腸胃病，你愛舌頭不愛腸胃，你怎麼懂得自愛？所以許哲居士一天吃一餐，真正懂得自愛，她讓她內臟裡面的器官有充分時間休息，它的工作量不多，所以吃的東西雖然不多，完全消化，這才叫真正懂得自愛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，日中一食，三衣一鉢，一切都放下了，心地清淨，沒有憂慮、沒有牽掛、沒有煩惱，這叫做自愛，所以自愛的人一定跟「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」相應。

修學過程當中一定要做到忍辱負重，佛在《金剛經》上告訴我們，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。我們要成就自己，我常常勉勵同學，我們要修什麼？純淨純善。佛在《十善業道經》上告訴我們，「晝夜常念善法，思惟善法，觀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間雜」，我們要認真做到。別人的不善，要裝在我們自己心裡面，我們的心就變成不善，這是世間第一等的愚人，沒有智慧，佛在經上常講「闍提根性」。我們心裡頭只容一切眾生的善法，絕不容一切眾生的不善，所

以別人給我們講什麼不善的事情，我們不聽。

大概是前年，悟威從美國回來，他告訴我，黃太太在他面前說師父怎樣怎樣不好，他這話一提出來，我說：「止，不要再說了」，我願意記黃太太種種的善處，我絕不聽她對我種種不好的，我不聽，為什麼？我們一生才永遠生活在「感恩的世界」裡，要懂這個道理，凡事要看後果，不要看現前。黃太太對我造的這些謠言，好不好？好！她要是不這樣子對我，我們會長對我很了解，我聽他講過：「淨空法師是性情中人，是知恩報恩的人」，不是她在當中生事，我不能離開美國，我不能離開台灣，人情道義上都不許可。她給我這麼一個因緣，我不能不離開台灣，不能不離開美國。所以館長往生之後，從前我不管事，她走了擔子丟給我了，我沒有辦法，不管不行。所以我就把時間做分配，每一年美國三個月，台灣三個月，新加坡三個月，澳洲三個月，這樣分配的。他們這樣給我一個因緣，讓我美國不能去了，台灣不能去了，全心全力在新加坡，澳洲也很少去，我們培訓班才能有成就，讓我專心，所以後果是好的，是善的。我對於高貴民、對於黃太太感激都來不及，我哪會有一點怨恨心？他們對我們有恩德，這在佛法叫逆增上緣。

這一次從去年年底，中國對於我有一些誤會，有很大反對的聲音，我都知道，我不是不知道，各個地方來看我的人太多了。我聽了之後，他們都是對的，過在哪裡？過在我自己，我自己做得不好，我應當要反省，深深反省我就發現了，我已經老了，不年輕了，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辦學的事情現在你們能夠辦，我可以放心。尤其第五屆，我一看非常歡喜，我放心讓你們辦，將來就是辦淨宗學院、辦佛教大學，你們都有能力，這我放心，我歡喜，我自己完全退下來。

我準備從今年十二月就開始，到八十歲之前，我只有五年的時

間，我五年的時間一定要把《華嚴經》講圓滿，《八十華嚴》、《四十華嚴》，除掉重複的二十卷，總共九十九卷，這部經要講圓滿。再講一部《法華經》，再講一部《楞嚴經》，再把「淨土五經一論」重新講一遍，我必須在五年完成。總共要用多少時間？一天講四個小時，一年講三百天，每年我講經的時間是一千二百個小時，五年是六千個小時，這六千個小時我要去做，這是別人不能代替的。辦佛教大學、辦淨宗學院，你們同學可以代替我，這事情沒有法子代替。我工作在哪裡？工作在攝影棚，所以我不選擇地方也不選擇人事，我選擇哪個地方有好的攝影棚的設備，我就到哪裡去，希望能夠把錄像錄下來，提供以後同學們做參考。將來辦佛教大學或者是淨宗學院裡面，我們有華嚴學系，這套帶子可以給他們做參考；天台學系我講一部《法華經》；《楞嚴》可以成為一個學系，過去圓瑛法師在上海，有楞嚴專宗學院；淨土五經一論是我們專學專弘的，我一定要重講。

現在我的精神體力，三寶加持，佛菩薩給我這個身體是要我去辦事的，不是給我享福的。所以我從這一次反省深思，我覺得這工作是我要做的，其他工作統統放下，與海外海內、與一切大眾都沒有利害衝突，我自己工作在攝影棚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一切應酬我統統謝絕，所有一切活動我都不再參加了，這些希望你們年輕同修都能夠繼起，你們去做，讓我好好把六千小時的工程做得圓滿。所以現在海外也聽到訊息，大家都很熱心到處都發心去做攝影棚，好事情！你們去做，我們同學們將來到海外都有這些好的設備。所以我到台灣到美國，我要求李總務，把你們講經的錄像帶做光碟，一個人一片，做一百套我帶到各處去宣揚。在美國每一個道場我贈送給他們，讓他們看，他們看到滿意，他們來邀請，來跟新加坡聯絡，跟我們淨宗學會、跟居士林聯絡，邀請你們到全世界去講經。歐洲

的同學來問我，問我有沒有意思到歐洲去走一趟，我說可以，我另外再安排時間，我去幹什麼？把你們普遍介紹，向全世界介紹，所以將來到處都有地方請你們講經，只要你們講得好。我跟大家說得很多，講經的技巧你們學會了，將來是不是有真正成就，完全在德行，真正看破、真正放下。

我們澳洲淨宗學院，現在免稅的號碼拿到了，還有一個印刷費的免稅。這些統統拿到之後，學院裡面銀行存款的利息都不要繳稅，所以，現在財產都在我名下，我八月份去，把全部財產捐給學會。我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銀行統統關閉，銀行的錢全部繳給學會，我得大自在，我什麼都沒有了。所以以後哪個人要請我到哪裡去講經弘法，你們把飛機票買來，我沒有錢了，我買機票錢沒有了。我們自己要帶頭做，我不帶頭做誰肯相信？自己一切都奉獻給佛教，奉獻給眾生，做得乾淨、做得俐落、做得徹底。我們只希望將來佛教的大學能辦成，能被世界其他國家都能承認，有一個國家承認就很好辦。歐洲我是希望去一趟，因為歐洲英國的學校已經有佛經的課程，所以走一趟做一點宣傳工作，對我們辦學以及同學們將來在全世界弘法利生都非常有幫助。

在這地方我們要感激韓館長，她的護持奠定了我們的基礎。我們感激李木源居士，他在中層階段給我們非常大的幫助，沒有這幾屆的培訓，縱然澳洲政府准許我們辦大學，我們沒有信心，所以這五屆通過了實驗，我們有信心了，而且我們肯定我們培訓的同學可以當老師，可以作師資。所以同學們將來有機會到澳洲進修，我們是以研究員的身分。我們研究班的研究員，是普通班、正科班的老師，九年下來之後，我相信會有相當的成就。

我們將來在學院裡面跟居士林一樣，居士林我們看有光前堂、廣洽堂，我們在那邊將來有木源堂，我們永遠紀念，永遠不忘大恩

大德，我們有韓鎡堂、有東美堂（方東美先生）、有章嘉堂、有木源堂，我們永恆的紀念。為什麼？世間人現在對恩德都不知道，我們要向全世界提倡「知恩報恩」，我們永遠記得別人對我的好處，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。以後不管他產生誤會，或者對我們有誤會的時候，不要去計較，永遠記住別人的恩德，我們自己成功了，成就自己的德行，成就自己的菩薩事業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佛告訴我們「諸上善人俱會一處」，我們要把自己培養成純善純淨，不能有絲毫污染。我們懂得佛法，所有一切誤會的產生，都是經不常讀，古人常講：「三日不讀聖賢書，面目全非」，現在長期不讀聖賢書，煩惱習氣現行，情有可原，這不足以為怪。始終要記別人的好處，要記住別人的恩德。一切誤會，不管是毀謗、陷害都不可以計較，永遠記住人的恩德，永遠存著報恩報德之心，我們自己的前途才是光明的。如果別人對我們不好，我們產生怨恨，怨恨是三惡道，捨棄極樂世界去三惡道，這個人就糊塗到所以然處，這是絕頂的錯誤。我們不能走這個路子，我們決定走佛道，以佛眼看眾生，這就對了。

同學們今天畢業，畢業之後，我常常說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講台機會，我們不選擇人也不選擇場所，哪個地方有講台讓我們練習，我們就緊緊抓住。為什麼？三個月不上講台就生疏了，半年不上講台，你所學的東西丟盡了，那才叫真可惜。我感謝韓館長，韓館長讓我三十年沒有離開講台，我的基礎奠定了。晚年這五年，已經不是講台上的事情，是攝影棚裡面錄像的工作，所以我不選擇人也不選擇處所，哪個地方有好的攝影棚，能夠把東西錄下來，我就到哪裡去。一切為眾生，一切為佛法，為正法久住，希望我們同學共同勉勵。我的話就說到此地，謝謝大家。

